

海上花



第五回

墊空當快手結新歡

包住宅調頭瞞舊好

按當夜上燈時候，王蓮生下樓上轎，擡至東合興里吳寧香家，來安通報，娘姨打起簾子，迎到房裏，只有朱蕩人和葛仲英並坐閒談。王蓮生進去，彼此拱手就坐。蓮生叫來安來吩咐道：『耐到對過姚家去看看樓浪房間裏物事阿曾齊。』

來安去後，葛仲英因問道：『我今朝看見耐條子，我想，東合興無撥伶張蕙貞晚。後來相幫噪說，明朝有個張蕙貞調到對過來，阿是噶？』朱蕩人道：『張蕙貞

名字也勿曾見過歇，耐到陸裏去尋出來個嘅？」蓮生微笑道：「謝謝耐噪。晚歇沈小紅來，勁說起，阿好？」朱蕩人葛仲英聽了皆大笑。

一時，來安回來稟說：「房間裏才舒齊噪哉。四盞燈搭一隻榻牀，說是勿多歇送得去。榻牀末排好，燈末也掛起來哉。」蓮生又吩咐道：「耐再到祥春里去告訴俚噪。」來安答應，退出客堂，交代兩個轎班道：「耐噪勁走開；要走末，等我轉來仔了去。」說畢出門，行至東合興里弄口，黑暗裏閃過一個人影子，挽住來安膊。來安看是朱蕩人的管家，名叫張壽，乃噴道：「做啥嘅！嚇我份一跳！」張壽問：「到陸裏去？」來安攙着他說：「搭耐一淘去白相歇。」

於是兩人勾肩搭背，同至祥春里張蕙貞家，向老娘姨說了，叫他傳話上去。張蕙貞又開出樓窗來問來安道：「王老爺阿來嘅？」來安道：「老爺來噪吃酒，勿見得來哉哩。」蕙貞道：「吃酒叫伶人？」來安道：「勿曉得。」蕙貞道：「阿是叫沈小紅？」來安道：「也勿曉得曉。」蕙貞笑道：「耐末算幫耐噪老爺！勿叫沈小

紅叫伶人嘅？」

來安更不答話，同張壽出了祥春里，商量：『到陸裏去白相？』張壽道：『就不過蘭芳里哉。』來安說：『忒遠。』張壽道：『勿是末潘三搭去看看徐茂榮阿來。』來安道：『好。』

兩人轉至居安里，摸到潘三家門首，先在門縫裏張一張，舉手推時，却是拴着的。張壽敲了兩下，不見答應，又連敲了幾下，方有娘姨在內問道：『伶人來噪碰門嘅？』來安接嘴道：『是我。』娘姨道：『小姐出去哉，對勿住。』來安道：『耐開門。』等了好一會，裏面靜悄悄的，不見開門。張壽性起，拐起腳來，把門彭彭踢的怪響，嘴裏便罵起來。娘姨纔慌道：『來哉！來哉！』開門見了道：『張大爺來大爺來哉！我道是伶人！』來安問：『徐大爺阿來裏？』娘姨道：『勿會來。』

張壽見廂房內有些火光，三腳兩步，直闖到房間裏。來安也跟進去。只見一人

從大牀帳子裏鑽出來，拍手噪脚的大笑。看時，正是徐茂榮。張壽來安齊說道：『倪倒來驚動仔耐哉呢！阿要對勿住嘅！』娘姨在後面也呵呵笑道：『我只道徐大爺去個哉，倒來噪牀浪。』

徐茂榮點了榻牀煙燈，叫張壽吸煙。張壽叫來安去吸，自己却撩開大牀帳子，直爬上去。只聽得牀上扭作一團，又大聲喊道：『儉嘅！吵勿清爽！』娘姨忙上前勸道：『張大爺，勸哩！』張壽不肯放手。徐茂榮過去一把拉起張壽來道：『耐末一泡子吵！去看光景，阿有點清頭嘅！』張壽抹臉羞他道：『耐算幫耐噪相好哉！阿是耐個相好嘅？面孔！』

那野雞潘三披着棉襖下牀。張壽還笑嘻嘻瞞着他做景致。潘三沉下臉來，白瞪着眼，直直的看了張壽半日。張壽把頭頸一縮道：『阿唷！阿唷！我嚇得來！』潘三沒奈何，只掙出一句道：『倪要板面孔個！』張壽隨口答道：『勸說儉面孔哉！耐就板起屁股來，倪……』說到『倪』字，却頓住嘴，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邊說了

兩句。潘三發極道：『徐大爺，耐聽哩！耐聽好朋友，說個俚閒話嘅！』徐茂榮向張壽央告道：『種種是倪勿好，叨光耐搭倪包荒點！好阿哥！』張壽道：『耐叫饒仔，也罷哉；勿然，我要問聲俚看：大家是朋友，阿是徐大爺比張大爺長三寸噪？』潘三接嘴道：『耐張大爺有恩相好來噪，倪是巴結勿上嘅，只好徐大爺來照應點倪嘅。』張壽向來安道：『耐聽哩。』徐大爺叫得阿要開心！徐大爺個魂靈也撥俚叫仔去哉！來安道：『倪勦聽！阿有捨人來叫聲倪嘅！』潘三笑道：『來大爺末算得是好朋友哉；說說閒話也要帮句把噪！』張壽道：『耐要是說起朋友來……』剛說得一句，被徐茂榮大喝一聲，剪住了道：『耐再要說出捨來末，兩記耳光！』張壽道：『就算我怕仔耐末哉，阿好？』徐茂榮道：『耐倒來討我個便宜哉！』一面說，一面挽起袖子，趕去要打。張壽慌忙奔出天井。徐茂榮也趕出去。

張壽拔去門門，直奔到弄裏轉彎處，不料黑暗中有人走來，劈頭一撞。那人說：『做啥？做啥？』聲音很覺嫻熟。徐茂榮上前問道：『阿是長哥嘅？』那人答應

了。徐茂榮遂拉了那人的手，轉身回去；又招呼張壽道：『進來罷，饒仔耐罷。』張壽放輕脚步，隨後進門，仍把門門上，先向簾下去張看那人。原來是陳小雲的管家，名叫長福。張壽忙進去問他：『阿是散仔檯面哉？』長福道：『陸裏就散，局票坎坎發下去。』張壽想了想，叫：『來哥，倪先去罷。』徐茂榮道：『倪一淘去哉。』說着，卽一閃而去。潘三送也送不及。

四人同離了居安里，往東至石路口。張壽不知就裏，只望前走。徐茂榮一把拉住，叫他朝南。張壽向來安道：『倪勿去哉哩。』徐茂榮從背後一推，說道：『耐勿去！耐強強看！』張壽幾乎打跌，只得一同過了鄭家木橋。走到新街中，只見街傍一個娘姨搶過來叫聲『長大爺』，拉了長福袖子，口裏說着話，脚下仍走着路，引到一處，推開一扇半截門闌進去。裏面只有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子，靠壁而坐；桌子上放着一盞昏昏的油燈。娘姨趕着叫郭孝婆，問：『煙盤來噪陸裏？』郭孝婆道：『原來裏牀浪呢。』

娘姨忙取個紙吹，到後半間去，向壁間點着了馬口鐵筒光鏡玻璃罩壁燈，旋得高高的，請四人房裏來坐；又去點起烟燈來。長福道：『鴉片烟倪勤吃，耐去叫王阿二來。』娘姨答應去了。那郭孝婆也顛頭簸腦，摸索到房裏，手裏拿着根洋銅水煙筒，說：『陸裏一位用煙？』長福一手接來，說聲『勤客氣』。郭孝婆仍到外半間白坐着去。張壽問道：『該搭是儉個場花嘅？耐噪倒也會白相噪！』長福道：『耐說像儉場花？』張壽道：『我看起來叫「三勿像」：野雞勿像野雞，臺基勿像臺基，花烟間勿像花烟間。』長福道：『原是花煙間。爲仔俚有客人來噪，借該搭場花生歇。阿懂哉？』

說着，聽得那門闌呀的一聲響。長福忙望外看時，正是王阿二。進房卽叫聲長老爺，又問三位尊姓，隨說：『對勿住。剛剛勿恰好。耐噪要是勿嫌齷齪末，就該搭坐歇，吃筒煙，阿好？』

長福看看徐茂榮，候他意思。徐茂榮見那王阿二倒是花煙間內『出類拔萃』的

人物，就此坐坐倒也無倫，即點了點頭。王阿二自去外間拿進一根煙槍與兩盒子鴉片煙；又叫郭孝婆去喊娘姨來沖茶。張壽見那後半間只排着一張大牀，連桌子都擺不下，局促極了，便又叫：『來哥，倪先去罷。』徐茂榮看光景也不好再留。

於是張壽作別，自和來安一路同回，仍至東合興里吳雪香家。那時檯面已散，問：『朱老爺、王老爺、陸裏去哉？』都說：『勿曉得。』張壽起着尋去。來安也尋到西蒼芳里沈小紅家來，見轎子停在門口，忙走進客堂，問轎班道：『檯面散仔，儂光哉？』轎班道：『勿多一歇。』來安方放下心。

適值娘姨阿珠提着水銚子上樓，來安上前央告道：『謝謝耐，搭倪老爺說一聲。』阿珠不答，却招手兒叫他上去。來安捏手捏腳，跟他到樓上，當中間坐下。阿珠自進房去。來安等了個不耐煩，側耳聽聽，毫無聲息，却又不敢下去；正要磕睡下來，忽聽得王蓮生咳嗽聲，接着腳步聲。又一會兒，阿珠掀開簾子招手兒。來安隨即進房，只見王蓮生獨坐在煙榻上打呵欠，一語不發。阿珠忙着絞手巾。蓮生

接來揩了一把，方吩咐來安打轎回去。來安應了下樓，喊轎班點燈籠，等蓮生下來上了轎，一逕跟着回到五馬路公館。來安纔回說：『張蕙貞搭去說過哉。』蓮生點頭無語。來安伺候安寢。

十五日是好日子，蓮生十點半鐘已起身，洗臉漱口，用過點心，便坐轎子去回拜葛仲英。來安跟了，至後馬路永安里德大匯劃莊，投進帖子，有二爺出來擋駕說：『出門哉。』

蓮生乃命轉轎到東合興里；在轎中望見『張蕙貞寓』四個字，泥金黑漆，高揭門楣；及下轎進門，見天井裏一班小堂名，搭着一座小小唱臺，金碧丹青，五光十色。一個新用的外場看見，搶過來叫聲『王老爺』，打了個千。一個新用的娘姨，立在樓梯上，請王老爺上樓。張蕙貞也迎出房來，打扮得渾身上下簇然一新。蓮生看着比先時更自不同。蕙貞見蓮生不轉睛的看，倒不好意思的，忙忍住笑，拉了蓮

生袖子，推進房去。房間裏齊齊整整，鋪設停當。蓮生滿心歡喜，但覺幾幅單條字畫還是市買的，不甚雅相。

蕙貞把手帕子掩着嘴，取瓜子碟子敬與蓮生。蓮生笑道：「客氣哉！」蕙貞也要笑出來，忙回身推開側首一扇屏門，走了出去。

蓮生看那屏門外原來是一角陽臺，正靠着東合興里，恰好當做大門的門樓。對過即是吳雪香家。蓮生望見條子，叫：「來安，去對門看看葛二少爺阿來不來；來不來說請過來。」

來安領命去請。葛仲英即時覷過這邊，與王蓮生廝見。張蕙貞上前敬瓜子。仲英問：「阿是貴相好？」打量一回，然後坐下。蓮生說起適纔奉候不遇的話，又談了些別的，只見吳雪香的娘姨——名叫小妹姐——來請葛仲英去吃飯。王蓮生聽了，向仲英道：「耐也勿會吃飯，倪一淘吃哉碗。」仲英說好，叫小妹姐去搬過來。王蓮生叫娘姨也去聚豐園叫兩樣。

須臾陸續送到，都擺在靠窗桌子上。張蕙貞上前篩了兩杯酒，說：『請用點。』小妹姐也張難一會道：『耐噪慢慢交用，倪搭先生梳頭去，梳好仔頭再來。』張蕙貞接說道：『請耐噪先生來白相。』小妹姐答應自去。

葛仲英吃了兩杯，覺得寂寞；適值樓下小堂名唱一套『訪善』崑曲，仲英把三個指頭在桌子上拍板眼。王蓮生見他沒興，便說：『倪來搭兩拳。』仲英即伸拳來搭，搭一杯喫一杯。

約摸搭過七八杯，忽聽得張蕙貞在客堂裏靠着樓窗口叫道：『雪香阿哥，上來哩。』王蓮生往下一望，果然是吳雪香，即笑向葛仲英道：『貴相好尋得來哉。』隨後一路小脚高低聲響，吳雪香已自上樓，也叫聲『蕙貞阿哥』。張蕙貞請他房間裏坐。

葛仲英方輸了一拳，因叫吳雪香道：『耐過來，我搭耐說句閒話。』雪香趑趄着脚兒，靠在桌子橫頭，問：『說啥哩？說哩。』仲英知道不肯過來，觀他不隄

防，伸過手去，拉住雪香的手腕，只一拖。雪香站不穩，一頭跌在仲英懷裏，着急道：『算僂嘅！』仲英笑道：『無僂，請耐喫杯酒。』雪香道：『耐放手哩，我喫末哉。』仲英那肯放，把一杯酒送到雪香嘴邊道：『要耐喫仔了放噪。』雪香沒奈何，就在仲英手裏一口呷乾，趕緊掙起身來，跑了開去。

葛仲英仍和王蓮生撻拳。吳雪香走到大洋鏡前照了又照，兩手反撐過去摸摸頭看。張蕙貞忙上前替他把頭用力的揪兩揪，拔下一枝水仙花來，整理了，重又插上，端詳一回；因見雪香梳的頭盤旋伏貼，乃問道：『僂人搭耐梳個頭？』雪香道：『小妹姐嘅。但是梳勿好個哉。』蕙貞道：『蠻好，倒有樣式。』雪香道：『耐看，高得來。阿要難看！』蕙貞道：『少微高仔點，也無僂。但是梳慣仔，改勿轉哉，阿曉得？』雪香道：『我看耐個頭阿好。』蕙貞道：『先起頭倪老外婆搭我梳個頭倒無僂；故歇教娘姨梳哉，耐看阿好？』說着，轉過頭來給雪香看。雪香道：『忒歪哉。說末說歪頭，真真歪來噪仔阿像僂頭嘅！』

兩個說得投機，連葛仲英、王蓮生都聽住了，拳也不搭，酒也不喫，只聽他兩個說話。及聽至吳雪香說歪頭，即一齊的笑起來。張蕙貞便也笑道：『耐喫拳捨勿搭哉？』王蓮生道：『倪聽仔耐喫說閒話，忘記脫哉。』葛仲英道：『勿搭哉！我喫仔十幾杯噪！』張蕙貞道：『再用兩杯嚟。』說了，取酒壺來給葛仲英篩酒。吳雪香插嘴道：『蕙貞阿哥，勸篩哉，俚喫仔酒要無清頭個，請王老爺用兩杯罷。』張蕙貞笑着，轉問王蓮生道：『耐阿要喫？』蓮生道：『倪再搭五拳喫飯總勿要緊？』又笑向吳雪香道：『耐放心，我也勿撥俚多喫末哉。』雪香不好攔阻，看着葛仲英與王蓮生又搭了五拳。張蕙貞篩上酒，隨把酒壺授與娘姨收下去。王蓮生也叫拿飯來，笑說：『夜頭再喫罷。』

於是喫飯揩面，收拾散坐。吳雪香立時催葛仲英回去。仲英道：『歇一歇嚟。』雪香道：『歇捨？倪勿要！』仲英道：『耐勿要，先去末哉。』雪香瞪着眼問道：『阿是耐勿去？』仲英只是笑，不動身。雪香使性子，立起來一手指着仲英臉

上道：『耐晚歇來末當心點！』又轉身向王蓮生說：『王老爺，來啊。』又說：『蕙貞阿哥，倪搭來白相相哩。』張蕙貞答應，趕着去送。雪香已下樓了。

蕙貞回房，望葛仲英嗤的一笑。仲英自覺沒趣，躊躇不安。倒是王蓮生說道：『耐請過去罷。貴相好有點勿舒齊哉。』仲英道：『耐瞎說，管俚舒齊勿舒齊。』蓮生道：『耐勁實概哩。俚教耐過去，總是搭耐要好，耐就依仔俚也蠻好睨。』仲英聽說，方纔起身。蓮生拱拱手道：『晚歇請耐早點。』仲英乃一笑告辭而去。